

十



河東喬氏世譜序

氏族之有譜也其昉於宗法之廢乎宗法既不可以  
復舉匪譜則氏族莫以彰也語曰喬木知舊都豐屋  
知名家況其爲旦旦而文綿綿而存若譜哉雖然譜  
不足恃也恃乎所譜之人與所以爲譜之人其人而  
孝敬忠信讀書明大義以克昌乎其家則爲之後者  
處則以隱德節行可紀於鄉出則以利生民衛社稷  
奉職有風槩可書於國如楊伯起王休徵太丘朗陵  
勿務爲畸致侷趨以長者之門特聞而其後懿軌克



繩炳煨不可衰息豈若世人徒侈大家世以誇耀里  
閭無本不可久至郭崇韜之張氏族也拜他人墓爲  
祖貽笑譏其傳家本末善敗相度越何遠哉同年河  
東倚氏喬子沂公以其世譜問序於予予按其世次  
梗槩而嘆喬氏之積行燕貽較然若種斯穫而世澤  
之無或湮也譜葺於喬子大父孝廉公洪武以前族  
浩大不徧葺葺昉自五世則有碩德歷載邑乘坊表  
里俗儷徐郭仇茅之風而孝廉益以通經博古節誼  
行能砥礪其子若孫於是長君象升公成進士出爲

名宰牧則喬子先贈君也象升公於明季膺鄉薦里  
居賊躪秦晉間羅致人望餌公欲官之公痛哭不污  
僞爵逮 國家定鼎登第受任鉅野值兵荒殫殘民

走死無弔公請大吏免卒更之半而以官緡之美填  
民額課歡聲載塗流亡四集鉅野之遺黎且骨復肉  
矣而叛將李化鯨之亂擁衆數萬所至摧陷鉅野以  
孤城當其衝公親冒矢石與民誓死堵禦賊攻圍三  
晝夜獨不破當是時保一城遏乘勝之寇以衛全齊  
而障蔽畿輔我兵得收滅賊之勳者誰力也然公之



精力且疲行病且亟矣且念太先生違侍養乞休之牘十一上始得大吏奏請以歸其後總河使者以曹州戰守功題敘及之雖事卒見阻公論躋之公方以脫簪之暇奉太先生色笑甚歡乃一旦捐館舍太先生晚年膺摺掌出血之慘然猶撫教諸孫目見喬子成進士用慰生平心嗟乎喬氏之積行燕詒固不僅一二數而孝廉公孝敬忠信纂績於冥冥使其後裔綿綿旦旦出處有風槩豈非所以爲譜之人其傳家本末較然哉語有之觀德者觀其所獲信哉

朱止溪樂府古近詩選序

詩有一代有列代於一代之詩而其治亂得失升降之故所以自相終始者見焉於列代之詩而其治亂得失升降之故所以旋相終始者亦見焉而作詩者貞淫之節通塞之遇所以感概乎君臣上下世故物情而摠發乎流覽酬酢遐托幽寄之表者無不因之以各見夫如是詩不可以妄作亦不可以妄訂也李華嘗言之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知作者本



乎六經則知六義之不廢於天下其原遠其事體大  
其爲教精闕而密微是故聖人本詩以治樂本春秋  
以治禮子稱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孟子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夫子雖自謂雅頌得所而當時  
王迹熄禮教亡所爲本詩以治樂者旣不能大正於  
世故不得已而春秋之義興嗟乎詩之存亡史之存  
亡也卽君臣上下治亂得失升降之故之所以存亡  
也豈非天下一大故哉後世詩不廢於列代矣在平  
詩教廢而義亡在上登歌於樂府在下角立於騷賦

然體尚乖刺沿流忘源樂府之製章存聲譌古近之  
作辭密意疎間有雄豪傑特之才曠代崛起考古惻  
今於君臣上下世故物情之感出其瓌璋堅鬱洞幽  
之思以寓其激發諷諭美刺之旨思以補王事裨世  
教而上不知採下不知法直與風雲月露同類觀之  
而妖淫諛佞蕩謏周講之詞用以雕績登上逸去取  
茫然無辨辨亦不可以垂法將使宋玉景差爲風騷  
之聖人與爲其後且不可得又何以云六經之志乎  
議者遂謂雅樂無關治亂蓋傷王者不作而雅頌之



終不可以得所而詩之義終亡也嗚呼豈不惜哉吾友止溪特憂之止溪博極古今詩遂初後閱三歲而成樂府一編自漢迄唐搜討極備而取舍極嚴代各為集各以風雅頌類而別之凡其托物寓興皆取證於當日之史讀其詩而其人之貞濬通塞無不具見代有總序篇有小序皆推測切濶前所未發夾深詆訶詩序而考亭因之說者謂詩序廢則詩不可讀有止溪之序而列代詩乃可讀詩易讀哉抑自漢始興樂府失諸合雅而風合頌而雅義類無別太史稱國

風小雅離滌兼之而為一也雅大小雅固懸別况風予以風雅頌類而別之其義類無別太史稱國本詩以雅頌離滌兼之而為一也雅大小雅固懸別誦其詩詩之義類無別太史稱國本詩以雅頌離滌兼之而為一也雅大小雅固懸別旋為終始而其人與治亂得失升降終始者瞭然在篇什賦雅頌之存詩止矣之義也詩不亡即史不亡所謂春秋以治亂之教權也宋與元與明何異不踵事而增損曰吾病其雅聲微也於太史之稱國風小雅者慎無當也奚論大雅與頌雖然七百



年之明其... 共義果遂亡乎  
宋... 然乎非... 將與止溪揚托  
而定也

方伯馬見五公四類詩序

綏德馬公涖治四載吏平人和於是九邑童叟歌聲  
風發三言六字有義無文操觚者韻之成章班班纍  
纍浙東西暨四方名人採其治聲樂爲投贈而公故  
以尚書郎除守吾杭長安公卿大夫咸以詩先之公  
餘之日出以眎其帷下弟子曰詩者志也國人之詠  
其志近乎風騷贈之篇其志近乎雅予敢不敬承諸  
君之志以自勗曷綴而編諸於是茂才吳子禎類之  
爲四以授梓而請予序其端序曰詩以美政古之道



也古之道故信而不誣直而非諛各由其中而不苟  
同謔名相市文相從於古詩人之志曷當乎哉自古  
郡國守相之徵乎詩或人以詩重或詩以人重或人  
與詩交爲重先古毋論間按有唐盛時諸司長官出  
爲刺史詩以宸章餞以宰相用寵進之所謂人以詩  
重是也鄧侯五轂張君兩岐不過僖語徒歌至採之  
樂府與名伯同風所謂詩以人重是也零陵之送別  
水部之聯吟少陵之於高彭州岑魏州諸篇所謂人  
與詩交重是也公以關西名宿所交遊曾藉柯贈

詩主人與詩人其出自部民縱令言之家不  
如樂府諸篇愛慕淫伏猶持寸莛而感韞韞者也  
安得非因人爲重耶至若嘉興治行將 寵宸章褒  
勞與增秩賜金並重舍公又安屬哉吾因是有槩於  
風雅之義焉後之言詩者大抵貴諷刺而薄誦褒賞  
悉悲而嘒樂愷其爲簪纓相嘉述與部人士之稱其  
長上遑遑多誦褒樂愷之辭槩斥之爲名市而文從  
誣而非信諛而非直而不必由其中焉此其說以之  
從俗誠然乎哉然曷嘗求諸風雅之義乎夫亦以其



人與詩足愛慕云耳有如羔羊以美其清儉于旄以  
美其尚賢崧高烝民以美其蕃宣懿德得謂之非詩  
褒樂愷之音耶是數者皆公之所優飫輝被與方回  
相感導者也縱彼流淫於詩而好爲諷刺愁悲之  
以戾教而懟和將安從生乎心哉公所以有見於  
雅之志者可謂深於言詩者矣然則四類諸篇一  
振而付之樂官用之吾土之爲燕射賓朋之間不  
之乎歌魚麗南山而笙由庚華黍以見君子所  
吾土物阜而禮豐而吾土之思公以爲邦家之

常在乎堂上堂下縣中磬南之間不亦美乎



黃石齋先生孝經集傳序

紫陽朱子以窮理之學致力於經傳集註四百年來  
國家以之設科取士如漢世經師立於學官之比其  
孝經刊誤儀禮通解二書以其非宗伯所頒藏書家  
用備故籍而已刊誤之作因文刪定無所詮釋嘗欲  
擬取他書之言別爲外傳以祭此經之義而自謂未  
敢蓋若有待焉晚歲修明三禮則以儀禮本爲禮經  
若二載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  
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黃幹續成之明季



漳海黃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  
謂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疏  
義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採之謂之  
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  
之小傳此紫陽修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  
小傳五萬餘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癸未釐然大成  
非若紫陽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竊窺先生生平之  
學行孝爲本孝弟之義愛敬爲本以之修身以之事  
君卽以之惠教學者所見明而所守確故條次遺文

扶陳精理罔勿深切著明其言曰語孝則本敬本敬  
則禮從此起斯言也揭道德之根柢迦經曲之大原  
正天心而立民命舉括諸此矣於是繹爲微義五著  
義十二謂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而士出  
其中今按二傳之所指列一以是十七者爲之綱領  
精麤本末綜貫靡遺以達乎敬愛之本然誠使士出  
其中而任天下之重安有不本仁陳義使天下奏中  
和祥順之治也哉夫孝治天下經之所已言選士出  
其中此先生洞灼三才綱維百行而獨見乎從前所



未有宋以前說經諸家大師或至數十萬言往往沿  
數而昧理循偏而忽全惟董江都說春秋性功王道  
備焉宋諸大儒則濂溪通書伊川易傳紫陽四子集  
註儀禮通解文富義該羽翼六經語孟莫有能繼之  
者先生此編揭日星而儷河漢豈出諸先生下哉孝  
經顯於漢亦淆雜於漢亂於隋緒正於唐宋紫陽濂  
水指歸各殊譬之世系宗傳則諸家皆別子支庶而  
是編乃其宗子百世者矣先生一生著述精神義理  
畢萃此編然故本放失罕復流傳珩向得刻本於

氏漳浦君愛若父母敬若神明叩諸當代藏書家如  
寶玉大弓之不及覩思鐫摹以永其傳力澁未舉晉  
安鄭肇脩先生來督學於泐知遺書不泯急欲表見  
以惠學者甚盛心也竊念 國家特崇孝經程士顧  
士習務華絕根所沿綴應制不過影響標撮幾若漢  
世孝廉至不能名十八章篇目况夫愛敬之本道德  
經曲之根原如澌盡灰滅豈非學術世教之憂哉將  
以正造士選士之大端而使是編之垂法與漢宋諸  
大儒羽翼經傳之功同彪炳千秋於今日竊厚幸焉



取錄文錄  
謹繕錄以備銓行而爲之序其畧云

郡侯蘇公擢整飭寧夏河東河西道兼理糧儲  
鹽法叅政贈行序

材見於未試之時而有餘於已試之日此材之待乎  
試而難量者也績驗於得爲之地而不盡其可爲之  
能此績之待乎爲而始全者也惟材餘於試故不擇  
其任而勞逸平險肩荷罔弗周惟績効於爲故必處  
其長而大小重輕簡畀罔弗當人與時相待以成能  
而後天下有事功庶類有康濟今夫國家建置諸道  
於郡國要地之任重以整飭所爲彈制條綱提攝機



務疆圉之畧安危倚之用尚書郎及郡伯之文武具  
備者當之遷秩無越乎階資而材餘於已試績効於  
得爲必以其人決之郡侯襄平蘇公以名家子少負  
奇侷儻好擊劍知兵術用任俠結客自喜然才悟絕  
人下筆瑰奇瓌恠而好名山水遊如匡廬雲夢秦岱  
碣石間吟詠殆遍名其詩曰山水音梅村宮簷家文  
俗爲之序極相推服及筮仕其材敏洞中機宜一試  
南粵再試楚黃而後得借寇於我杭於茲兩載久  
夏擢整飭寧夏叅政杭之人謀所以紀述而

知公深何能辭維公之治杭凡所措置一出公心計  
下若不知有所爲者杭習器訟讞詞相競勝騫桀風  
發百詐交織莫之爬梳公毅然曰儒者有言爲學先  
明理爲治先識體吾豈肯違道干譽以捶裂治體貽  
禍斯民也張廷尉杜幼公何人哉苟當疑獄三復咨  
嗟中夜以聽務盡其情官舍中厨傳蕭然自經史法  
書噫軸樽罍而外無有也曩公官閩殺賊作露布人  
驚若神及守黃攝臬務兜鍪糜沸猝變上下束手素  
服公恩信片言弭釋幾若韓吏部之感弘湊段大尉



之格郭晞然則天下事之勞逸平險大小重輕何一  
足以難公者今且爲整飭邊圉之臣矣寧夏自古河  
朔重地也河東西皆踞有形勝前明大臣如李文忠  
楊一靖王瓊輩皆嘗以碩畫經理其間又設軍門以  
填撫之今則中外一統無西顧憂固今昔之勢殊也  
獨以地無產穀商無通貨饑饉游至則人心易搖今  
日計臣所議乃權宜而非本計予不揆敢借箸籌之  
按寧夏故有靈州三渠古引黃河以資灌溉可屯田  
四十萬畝富甲西邊自東勝不治遂成沙磧若內資

屯牧外借鹽糧而更定折色爲本色則各邊可鼓腹  
歌橐弓臥也此其一也河從積石北流折而東流凡  
二千里在古已爲通舟轉漕之道明臣倪岳許論嘗  
欲引舟河渭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今  
欲免陸運之艱以甦民困而紓國計此其一也明大  
司馬王象乾嘗爲宣府兼政知塞上粟價將蕩貴預  
借帑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美  
粟一萬六千石邊備以充識者謂各邊可行此其一  
也且其人長大帶劔習戰果悍敢勇戰不貫甯祗



取廣文錄  
席之則懷忠畏法有節氣不則抵隙而擅權乎或不  
可制得毋法未諸臣經畧西邊如歐陽修弓箭手陳  
恕韓知古營田事宜以馴養之卽緩急可恃此又其  
一也凡此者皆公今日事任所宜講而行之非公之  
識力才敏雖有其時位不能行非公之公忠誠信雖  
能行而中外莫之信從公兼之何難乎然則統之人  
所當尸祝公豈不以其材餘於已試績効於得爲而  
使功名光於竹帛德業流於景鐘以宏肩荷而副  
簡畀之重哉公名良嗣字小眉號肖公奉天遼陽人

少司馬楊以齋六十初度序

康熙丙寅秋八月己卯左司馬以齋楊公六十初度  
邑薦紳士謀所以壽公而屬予一言予惟自古國家  
才不世出出則罕有文武兼資而其品行足以帥人  
文章足以華國才諳足以濟時而舉天下惟我之所  
欲爲者其人間有之則遑遑時不配材遇不諧德卽  
不至尺寸無所贊畫其間而亦遑遑不得盡行其志  
尚論者則舉而歸之天夫天之所就豈偶然哉惟國  
家全盛之時天厚之以沕穆蘊隆之氣篤生碩輔使



之早見知於人主以其材措注於中外而復堅彊之  
以難老出入將相爲國元臣按唐宋以前史冊所紀  
載不數數然也明初盛諸名臣獨推弘農氏後先輝  
映琅琅藝鼎間如文敏文襄出入將相名元臣爲尤  
烈史稱文敏內行修謹能容善斷撫順討逆羈勒萬  
里靖重而不撓文襄雄才博學曉暢機事羽書旁午  
一夕十疏委悉事宜固皆名世第一流然文敏歷三  
朝皆聖明主臣一心中間雖有西楊曲容之對卒  
繫安危功名屹如而文襄際時稍後晚節再相時論

以議禮故母乃微權寓焉蓋時與遇之難若此今司  
馬公早歲以名進士擢諫垣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嚮意諫臣乘權者或赫然牢籠内外公  
獨以清謹始終見知所言事皆補衮引繩關至計非  
獵彈擊摝拾爲名高陟卿寺進御史臺在公卿間以  
經明行修卓犖見風度而其居中尉出則躬表正以  
風勵諸道御史而入則參攝機要以告不止若白去  
副封之爲者會削平南服念貴陽南通元江南交右  
帶川湖百粵地本蠻徼山多菁穴故所設三十九長



官司皆佳兵好鬪叛服無常非得清望有威畧大臣  
撫定之不可於是 簡公膺節鉞以出是時大將軍  
兵尚未下關索公爲之彰威信播招徠遂不血刃而  
定豈若區區漢世幹臣假符節通夜郎致南越者比  
顧其地水不涵淳土無貨殖而又當狐嗥榛棘之餘  
官中蕭然不火食公則茹冰蘂以率先軍吏滇南克  
平驕兵南北驛騷民殘喘益惴惴則上章糾之不避  
貴近威懾伏歛戢卽貴近臣賫 詔劄往來津郵諸  
節鎮所當共張具牛酒公則一七箸之修盡

數年間征南將士及乘傳握符報命

闕庭者或

言日至

天子乃悉廉其狀始終所尤敬愛公者正在此矣左司

馬缺廷推一不當意 當宁手出公名於夾袋中以

示在廷諸臣曰勢臣誘誘若此可畏秦之遷徵乎嗟

乎君臣相得之盛如是能不使天下出而圖吾君者

爲之激昂感奮而思報哉以公文章才品端重有識

斷手書亂畧於萬里外剗撫討事宜以輯和流土詎

出文敘文裏下至若始終以情謹見知非階資擢引



之所及以視文敏所嘗西楊文襄所嘗大禮而後晚  
節得自振舉者又何遲庭也惟其志恬其氣靜其束  
躬也敦懇而其矢報也篤深而醇明是故其精神骨  
力益勁以彊而國家沕穆蘊隆之氣夫所以始終全  
就之將出人將相爲元臣而協贊休平久大之業寧  
有極哉

司寇徐健菴六十序

司寇先生受命以書策官屬設史局於家時年六十  
十海內能言之家各稱道其生平以爲壽珩自分知  
先生者於是爲之言曰公卿大夫士之以名見於天  
下者古今不少矣其才之所能爲其志願之所欲爲  
其氣力分誼之所得爲或極其器量之所至或僅足  
勝其半或其二三皆各因其闊狹羸絀而名見當世  
其間有人焉視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事而無所不能  
爲無所不欲爲且無所不得爲而當其所能爲所欲



取廣文錄  
爲與所得爲則雖舉天下之有其才有其志願氣力  
之人當此而不能無所瞻徇沮奪而不敢爲者獨盡  
乎分內之所能爲所欲爲與所得爲而後止此其人  
當有所爲之時天下將疑其爲而難成迄有爲而成  
天下將震懾爲難及惟始疑爲難成而終震爲難及  
於是有所以犯天下之忌而與異已之謗且夫當天下  
之疑而吾不惑於其所自信當天下之震懾而吾不  
改乎其所固然抑犯天下之忌與謗而吾不易乎其  
所自持夫其人若是古之公卿大夫不可得而數數

也今天下能言之家摹畫其生平以爲稱曰先生之  
章足以華國經術足以濟時博達足以備顧問風  
足以持國體忠誠足以感主知孝友家法師友氣  
類足以興頑敦薄引拔當世之士若饑渴急士之窮  
孜孜若將不及若此類者天下之公言而其所得爲  
於能爲者也然而珩之知之則非待其所得爲之時  
而獨在乎其所不得爲而欲爲之時蓋當是時先生  
窮約未得其志也吾觀其於流輩技能駁雜之尚一  
勿好而所好者網羅遺書尚友千古世俗聲色羶囂



之習一勿慕而所慕者揆攬才士切劘同心至若細  
碎齷齪雅俗之所不免者獨棄之若遺而中所不能  
遺者當代得失之林天下自任之重而已矣且嘗與  
之事同師義同倫事與義同其剝痛而獨於隱約窘  
窮之中冒巉嶮披荆榛歷霜雪貞金石一時無避忌  
經久無變弛然則其所欲爲而必之乎能爲與所不  
得爲而必無所不敢爲以瞻徇沮奪之者殆其性分  
然歟今夫士君子之自見於天下窮與達之遇而已  
矣當其窮也才與志有所托焉及其達而氣力壯分

之所施違其平昔者什而七八也當其達也而氣力  
誼分之所施不必素定於其平昔之才與志者亦什  
而七八也先生之所藏與其所彰曾窮達之足以間  
之哉是故天下之所爲疑焉者迄如其所矢以自信  
天下之所爲震焉者迄如其所安爲固然且天下之  
所忌而謗之者迄如其所以自持而終信而安之無  
異情焉嗟乎所謂於山見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  
大是已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又曰吉甫燕喜旣  
多受祉詩所以詠當時之賢者而說詩者必舉而推



之於君以爲有道之朝能使賢者得行其志惟有道  
之盛時故能任賢不貳使盡其所能爲與其所欲爲  
而得爲要之無所瞻徇沮毒而不敢爲者然後天下  
之心快焉於其所期而無所憾彼夫說詩者之志固  
有以及之矣

歌巖文鈔

二集

引

海寧沈

珩昭子著

列經歷代名文鈔引

漢之治經備矣當其初遺經間出老師宿儒與生徒  
口授習傳而已自天子罷黜百家尊崇六藝士之講  
誦苟不出此處無以名其學出無以議於朝於是傳  
註釋詁爭鳴踵接然古經殘闕其或獻書天府士犬  
夫苦不得見而師承亦多離異是故明經之家僅援



其師說以爲據依雜引經義於對策奏議之間其專以說經成章傳註釋詁而外寥寥無聞焉是固有所未及爲也東京而下由六季至唐已成之書討論非不明備矣乃上下之所趨尚不存乎此末師曲學沿流故籍而已唐以取士之科詔定義疏歸於一是漢人宏博之觀置不循省其所流傳應舉之文因陋襲故鮮足道者宋初國家尊經好儒一代傑特之英翻然求諸六藝之旨如廬陵眉山臨川南豐諸家各肆意於得失異同之辨而春陵河南關中紫陽則以其

信好之所得傳聖人之心於千載之前二者雖本末精麤不同要就其文義之所發揮約畧無餘蘊矣源流相承暨乎元明作者兼綜遺言趣識愈益彰明義類愈益精博可不謂盛哉獨宋金谿陸子以心學自得稱六經爲我註脚等諸糟粕從者其徒實繁由紫陽攻之無遺力其說浸微明宋氏濂所學傳承甚正至爲六經論則曰六經皆心學也又言聖人恐人心不得全其正故以六經教之使皆與心相涵由其爲說固不悖乎詳說反約求放心之義至新建王氏祖



述金谿其爲尊經閣記乃直謂求之吾心卽所以尊經而比經文於產業庫藏之記籍非糟粕之云哉卽注脚不多事矣乎兩家言似同而立意殊矣或曰若此文經之蝨賊子芟其文是矣存其說何居曰不然老莊楊墨之言道告子蘇胡之言性儒者恒舉之舉之所以示創也苟其說無存曷錄示創哉安得而不存之

周易歷代名文鈔引

漢之說易者自田何周王孫以下數十家或以氏名其學或得立於學官所傳多有異同大抵用釋詁爲書如丁寬說易至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魏王輔嗣始以序論成其篇章其他如徐幹阮籍之倫間亦有作率曼衍不足採唐則落落如晨星耳宋蘓氏文非不雄也乃謂聖人用機權以作易詭於義矣文焉用之胡氏一桂之言曰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



大光明濂溪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伊川易傳而  
浩博宏肆第邵子所著獨成爲邵子之易邵子之書  
而已若夫折衷而定於一是惟紫陽乎紫陽兼程邵  
之傳其文如圖象之解及與諸人辨難書辭所謂求  
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於以爲訓戒而知吉凶斯  
立言之義於四聖人之心法豈復有遺憾哉及本邵  
圖作啓蒙其爲重儀重象加之七畫推之以至七十  
七萬七千二百一十有六而猶云未知所止朱子豈  
於夫康節自爲一易之書哉或病其圖書之說過精

不免於穿穴傳會之疑當日夫子說易明言參兩  
衍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蓋理其體而數其用然  
則推之以至於無窮有一理以宰其中故也極理數  
之自然豈若彼之卦氣部家強爲推測者哉乃以是  
致疑於朱子過矣至若下學之功但當求其理於象  
辭意言如朱子所揭訓戒吉凶之旨而不必分營於  
儀數之無窮則後儒所言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  
精於圖書之論爲下學言之未始非朱子之功臣也  
他若所採諸篇有近乎曠而不之廢者所謂言天下



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固易之義也

尚書歷代石文鈔引

孔安國之序書文非不贍也而古文尚書之興  
此之班固之祖述安國辭非不辨也而洛書六十  
三字十八字之訛始於此其流浸盛唐孔氏穎達就  
古文以作義訓宋蔡氏沉原洛書以註洪範朱子亦  
嘗疑古文而於蔡說無異辭蔡氏又著洪範皇極一  
書積筭五十之數既虛皇極爲太極更舍洛書而談  
大衍後之儒者爭起而疑之以爲洛書出於禹時夏  
書不言而漢志言之孔子不言而安國言之學者當



何所信從如曾氏輩之論洪範獨舉治法本末未嘗  
及龜書位數廖氏傅吳氏澄宋氏濂歸氏有光諸家  
所爲攻發其誣辭辨亦彰明較著矣其言非盡無徵  
者程子亦言聖人因河圖洛書以畫八卦朱子何以  
不信程子而安於蔡氏之祖孔劉者耶嘗聞顏氏師  
古之言曰六經殘缺學者異師各守所見既自成義  
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子以爲顏監無近代專經  
之厄夫洪範一書乃自堯舜以來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蓋至禹而始取象於神明之數哉然授義異如前

古既自成義又經大儒之所證定則就而通之治道  
之大經大法未嘗不次第成章學者求其義足矣龜  
書之先後有無聚訟何爲乎殆未免於守株專經之  
失也至王氏柏金氏履祥以九疇條目強加配合設  
爲並義對義中五四隅申之以序說識者訾其麗且  
陋誠非過也是編之中若王氏十朋歐陽氏修辨受  
命稱王之誣鄭氏樵正君牙伯同呂刑三書之惑金  
氏履祥洒微子箕子辱身之汚若此類者所關古今  
大義不可泯焉



三禮歷代名文鈔引

老蘇氏之言禮也以禮爲聖人強世之具應門詆諸  
荀子之言性惡非過矣而其中有曰先之以自治則  
禮之義也故有取焉南豐曾氏之序禮也不爲三禮  
言之也而其言曰禮養民之性而其用在視聽言動  
則禮之義也故亦有取焉夫禮不獨以義也然而情  
文皆以義起也其繁且細者及乎鄉黨問巷而其重  
且大者則宗廟朝廷是也嘗慨漢世表章六經說經  
之師多至顯官然以郊祀大典苟沿秦誣於三代之



禮終成謬盍其他更不足論則其所講訓而褒崇者  
特六經之辭章支節而已未嘗真明經術也豈不惜  
哉及貢薛韋匡之徒區區欲以經說正其非當漢之  
衰舉措不足道識者憾之然唐之貞觀天子慨然志  
三代禮樂臨軒引羣臣入議謂秦漢而下不足擬斯  
其時足以有爲矣乃房杜之賢數日不能對慚慙辭  
出太息曰禮樂非命世之才不能及也文中子論禮  
樂賜予使董薛在不至此嗟乎董薛之才豈  
生夫有其道者不逢逢其時又不足以施然則三代

禮樂終不可復見哉



周禮歷代名文鈔引

或曰蘇氏胡氏父子之指斥周禮也為王氏也彼其所排分曰井地之舛為論覈矣然孟子衰周之儒宗所指次本朝法制亦曰其畧耳後儒猶且疑之况經生各是其所聞安在足以服王氏之心哉嘗得兩家之說焉一曰費與馬氏其言曰六典之與百姓交涉者惟封建之時可行而苟行於郡縣之後必至厲民而階亂此權衡於今昔之時勢而言之者也一曰正學方氏其言曰安石之用周禮棄其大者而獨取泉



取錄文鈔  
府以傳會其私此推求於爲治之本末而言之者也  
操是二條以繩王氏不俛首而心服焉得乎至若五  
官之補宋元明諸家如臨川永嘉清源崇仁椒丘之  
書星見踵出而五官大亂烏從而正之嘗得陳深氏  
之說焉其言曰周禮六職虛一職以待用其精神原  
絡環流於中司空不補何害又曰古書不可輕改古  
本不可不存也信哉言乎非說經者之與鑑乎哉

儀禮歷代名文鈔引

氏之讀儀禮慨然慕制作之盛惜不及其時揖讓  
進退其間可謂志乎古矣然又苦其難讀韓氏且然  
况其他乎及王安石立取士法廢黜儀禮而士子遂  
不知有聖人之古經孝宗朝朱子奏劄修定以曲禮  
爲之傳於是規模粲然惟喪祭未遑卒業元臨川吳  
氏作三禮叙錄則援古者經傳別行之例謂朱子不  
當以傳亂經夫經傳之分朱子晰二經之義甚當若  
經傳別行使無亂其初則吳氏之所序正依乎古矣



按漢河間獻王得儀禮於魯淹中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故本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藏在秘府諸博士不得誦習以至於亡而儀禮之全經遂絕考論者惜焉然且千有餘年矣明永樂初沅州劉有年守太平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事載一統志不知有年何從得之豈若晉梅賾齊姚方興隋劉有光之古文尚書者類耶彼皆出於衰世而有年當盛明崇文之朝豈同彼之作僞哉楊氏慎嘗論此以爲聖經在世意者如日月之不可掩乃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

表章傳布之請因爲之太息嚮使慎得遇其時席劉子駿之寵校理秘書而推崇之安知此書不若高堂河間所獻與諸經同俎豆千秋耶然則典籍之升沉其亦繇乎時數哉



禮記歷代名文鈔引

古之爲教六經之中所重莫如詩禮詩禮之中禮尤切禮之中曲禮尤切自閨門鄉黨以達朝廷宗廟情文之備由十年學幼儀二十學禮惇行孝弟人入習之是故春秋王政缺微矣列國大夫出當聘問卞及間巷飲射喪祭禮猶有存者自戰國逮秦禮教始絕漢經師遞相承至馬融所傳小戴四十六篇融又足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大抵止於章句討辨而已其時所設施於朝廟封禪之禮皆秦儀與章句討辨者



殊異然則漢諸生猶知習禮於孔子堂見其車服禮器何爲也哉漢以降沿流襲故損益無足道者玉案石取士雖專主曲臺特科舉利祿之途而已朱子著小學多取裁於曲禮至今不得列於學官由斯揆之禮教之復興豈有日哉乃說禮者不推明世教之廢興徒紛爭於篇目疑信如月令出於湯氏而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明堂饗帝而鄭氏以爲諸侯朝周公之位其謬悖矣又曰明堂位出秦相不韋至若筵室戶牖之差殊太廟太室明堂辟廱之分合淳于登袁準及蔡氏鄭氏諸說互異於何考信哉或曰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斯言近之闕疑焉足矣是編所錄如柳州之論月令朱子之言禘祫七廟馬端臨之議周人郊祀方回之辨周公朝諸侯斯乃正而可信



樂記歷代名文鈔引

本記本曲禮之一篇非別立一經然六籍並重義類  
分途故輯論樂之文以綴於三禮凡所採諸文因說  
經而及後代樂議者爲之芟節因後代議樂而援經  
說者勿錄庶經說勿貿亂云夫樂爲古者教人之始  
事終身涵泳而不去學士大夫不惟明其義與其器  
典數而已蓋未有不身習而嫻之者秦漢後則不然  
非神悟暗解則不能知樂非辨博貫綜則不敢議樂  
彼所爲考及金石度及指寸銅齊穀黍之驗君臣兵



律之徵往往試之而其說不符至若儒者之所探索  
原儀數於河洛積推筭於杪忽微而體用辨而和猛  
測歛散於喜怒哀樂察正變於空積忽微可謂精且  
盡矣要之皆援据布算懸揣窮致之所得向之人人  
所身習而嫻之者不必探索如是之精而探索如是  
之精且盡者無非布筭懸揣之學而已何與乎設教  
之深意終身之涵泳哉抑就所次之文論之阮氏  
正而備於先王造樂之意有當焉奇闢若蘓氏洵古  
今有數文字不得以奇病若熊氏朋來當日改製元

饗樂歌爲士大夫所矜式是非空談之比而楊氏繼  
盛其學得之韓司馬邦奇夢大舜授以金鐘十二律  
之管立就應九鶴舞庭之異烏虜金鐘九鶴之應其  
果爲伶倫后夔復見於當日耶抑楊氏浩然之養足  
以感之而適兆於製管之會耶



春秋歷代名文鈔引

漢經師之說止於訓故獨董江都說春秋玉杯繁露  
清明竹林之屬以數十萬言洋洋乎成章矣有本而  
發盛矣乎其書專行此不具載獨惜其用世之學在  
是乃不得施僅以文章名世而止也故錄一二以志  
感焉唐世雖尚文辭見學者攻經術義疏則深敬之  
柳州以同郡陸元沖治春秋成書則願掃陸先生之  
門執弟子禮其抑下如此豈非學貴有本哉然說春  
秋者繁辭深文如趙匡啖助之流穿穴不止故歐陽



子曰解春秋之害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聖人而反卑之又曰吾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可謂中其肯矣而又不盡然如歐陽論魯隱公之攝也曰聖人書之曰公是公也非攝也蘇氏學於歐陽者也曰其言非也隱公之攝也禮也廬陵信聖人而不信三子於考信卓矣乃若眉山之援斷大義足以動金石泣鬼神又安得而非之竊謂歐氏明於經法蘇氏明於史法說書則歐法爲正論事則蘇法爲當諸家意互異而是非各有所歸往往類此善乎正學方氏之言曰

聖人之經傳非一家之書亦非一人之說所能盡然則求其是而已矣眉山又曰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吾故一斷之於禮唐氏順之言亂臣賊子刺其良心而知懼非以名義畏見書而生懼斯言之類其知本乎他若有論一人一事之文亦往往掇其近是者而存之或曰此則近乎史矣非說經之大旨也是不然程子言詩書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聖人之用全在此書苟斷例之所不能遺則聖人之用備見乎此



三傳歷代名文鈔引

昔考漢世三傳之廢興慨然太息曰甚哉義理之爲  
所廢也武帝好公羊春秋而衛太子好穀梁父  
子其趨亂端見矣宣帝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  
侯史高三人皆魯人乃言穀梁本魯學當立於是  
召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及詔諸儒議殿  
中平公穀同異咸多穀梁而穀梁大行宣帝善穀梁  
豈非以衛太子故哉宜乎廷臣之望風同聲安在舊  
學果有然者歟及劉歆好左氏會當親幸故獨行其



取身之金  
意觀移讓太常博士書雖辭義斐然使不逢其時安  
在無起而難之者至晉杜預爲之序傳左氏蓋顯杜  
氏非亦以地望行其學哉自是言左氏者競附杜預  
而排服虔劉歆嗟乎經傳之顯晦由乎習傳之盛衰  
而習傳之盛衰又豈不由乎其人之顯晦哉或曰左  
氏得魯史遺法而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每見  
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則有然者要之其  
不繫乎是可感已

大學歷代名文鈔引

大學次曲禮中韓氏愈本之作原道其字則亦援  
入復性書蓋知其非禮經雜傳之比而宋儒譏之以  
爲不識本原其旨嚴矣宋仁廟尊經好學取戴記中  
庸大學之篇以賜儒臣而二篇始顯於是河南二程  
子表章而出之比於典謨功豈小哉程子說大學之  
義至朱子闡發無遺寧宗朝朱子在講筵卽以其義  
進講其游楊呂謝所述師說之言復爲辨正其得失  
而程子之學遂昌明於天下至二程子所攷古本則



每加釐正多有不同夫漢唐經師或採輯於散亂之餘或因襲於傳承之舊不必當爲依據者有之程朱審察之精淵源之合亦復參稽互異何哉夫義理與章句相因並見其次第脈絡當有不容紊者苟章句未安而義理之本末條貫用功之先後緩急亦從有銖黍之差豈細故哉後世學者或謂古本無錯簡漢儒註本不容詮易其說信乎又曰朱子之補傳傳曰未嘗缺也有欲改經文爲傳者矣有欲就經文爲義者矣其說信乎曰孔孟之傳至濂洛紫陽而統乃

定後之囂囂然好爲岐論者非立異矜名則客氣未除使學者果能篤信窮理平其心和其氣以體驗乎義理章句之深則二程之本較古本爲安朱子之本較二程爲尤安所謂本末條貫先後緩急其次第脈絡爭於銖黍之間苟矜名客氣之蔽未融安足與語此哉徒見程朱大儒不難於古經加之竄易輒任其私臆開紊亂之門將爭鶩於詭趨曲說而安所底耶不備錄其文無以著詭趨曲說之靡所底而定本之當爲體驗不容以不審焉然則朱子之補傳傳果無



取身文鈔  
缺乎曰朱子自言之矣嘗效其文體終不能及是未  
可謂傳無缺也竊謂其義是矣而遜其傳之名曰補  
註毋乃不可乎此非敢爲岐論也私擬云爾

中庸歷代名文鈔引

朱子嘗言二程子爲說有過高處故游楊呂謝下梢  
每入禪去中庸或問中歷舉四家之疑於禪者爲之  
敬正又著雜學之辨摘發呂正獻公大學解張子韶  
侍郎中庸解而於中庸解攻之尤嚴直窮其釋氏師  
傳之秘所謂隨空說法使殊途同歸以佛語釋儒書  
陽儒陰佛之隱禍朱子所以慮患深而衛道密於中  
庸尤加意焉蓋以覩聞隱微鳶魚費隱前知聲臭之  
義異端所得而竄竊者特易焉耳乃後世傳染不息



有若鳶魚本虛六籍無書及良知與本來面目無異等語陷惑人心好異者猶昧昧趨之然後知先賢所爲辭而闢之惟恐不力者非過計也眉山中庸論以縱橫翕闢之辭發通微極變之理雄辭足凌轢古今其名理不失爲蕙氏之學而已荆川輯略序敷發異端竄竊之害甚精文亦宏深切密恐非前人易及者至若王氏柏疑中庸語脉斷續輒據西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之語因斥古中庸合於小戴有所變亂遂取而析之任臆支分紊朱子章句之序世儒遂謂程

朱改古本之流弊不知此正其不善學前賢而喜爲稀異者耳是猶存之以志戒亦猶朱子存雜學解之義



論孟歷代名文鈔引

近世士子讀論孟之書蓋謂制舉之所重在乎是而非以爲義理之學在是也固已舛矣抑自有制藝至明中葉士子平時探索大指本諸宋學而其間具高明博碩之志者猶能遠考西京師法傳承之統焉故今所傳先正之文無不出乎義理其經制名物大抵主古註疏其性命學問大抵主宋儒卽如孔子孟子與其門弟子問答授受功力造詣各見淺深同一義理也而孔子之分量不可語於顏曾顏曾之分量不



可語於思孟何則審乎義理者精而師法傳承之統有所自而不可亂也自成弘以下講論孟者務出新奇標指心學斥漢宋之學爲支離而時人講話之美興講詁不已更出標意陋劣空疎之子樂其使習下趨之父師之所訓授進取之所遇合不出乎是毋論白首抱論孟之書終不知一二千年間諸儒博綜浩行之學爲何物卽朱子集註當日所輯一代諸儒之解極博極精該貫萬象而無遺者悉外之而不習所習者詁釋句讀而已於是孔孟之所以傳述

儒之所以宗法孔孟國家之所以專崇造士之大義深心滅沒殆盡今與之覆按唐宋以來諸家叙述孔孟之文及先正之所以審義理而承師法者何門逕之從哉明季艾氏南英攘臂大呼力崇宋學而張氏溥與其徒稱說古註疏大家號召天下艾氏譏其以馬鄭王杜駕程朱之上雖兩家牴牾要不失爲法古救弊於孔孟之傳功豈小哉張氏論孟註疏大全合纂序說之文具在今欲尊論孟而端正學惟斥講詁標意設之厲禁使必出乎古註疏集註大全由之而



取處文錄  
義理之學可以復明庶論孟之道其不墜於地哉

孝經歷代名文鈔引

孝經古今文之異同魏晉唐宋之說經者意見所主  
不一明宋氏歸氏折衷之論當矣宋氏病諸儒於經  
之大旨少所發揮而獨紛爭於其末此言尤足爲說  
經之鍼砭不獨一經有然者朱子刊誤一編蓋謂此  
書當有經傳之分且前此不無離析增加之失故爲  
釐正而支分之此紫陽特見非若諸儒之末說然紫  
陽初不敢任臆鑿空自胡侍郎首發此疑而程可久  
汪端明互證其是然後著書訂定先賢述作之慎大



抵然矣紫陽又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  
別爲一傳而自言未敢明季黃氏道周因紹其遺意  
援二戴四子書成集傳四卷又以已意條次其間材  
博而旨精真足以補先賢之未逮至序論之意則以  
刊誤不爲定本當日欲奏御而未遑幸遺鐫僅存得  
見者絕少曩得而笥藏之近乃有意考定是經曰  
取黃氏條次之義而以刊誤之支分者聯綴其中  
註疏故本之簡明者亦存焉爲孝經通解一編  
專本

爾雅歷代名文鈔引

六經三傳之書自漢以來國家以之立於學官設科  
射策爾雅不與焉學者討論之文故少矣且爾雅本  
爲解釋六藝於詩訓詁尤多近乎方名計數鳥獸草  
木之間雖博洽愛奇如韓公猶以注蟲魚少之然漢  
唐以下解經率用爾雅則上以解經下以修辭備諸  
經之列不亦宜乎楊雄氏言游夏之徒所述又曰周  
公所作楊氏去古未遠而所聞異辭何哉然則記所  
云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曰仲尼教魯哀公學爾雅



其果然耶

孔子廟學歷代名文鈔引

輯十三經名文而以孔子廟學之記繫之何居曰尊孔子也尊孔子所以尊經也孔子之道出於六經六經之道著於六經之文孔子修六經之文所以明其道也而後世說經之文以求孔子修定之義而明孔子之道也其諸經之後孔子而出者無非孔子之道所以待說經之義而後明其道者也然則孔子之道天地萬物之間無乎不在何獨於其廟學而以為說經明道之義與乎是哉蓋古者學校制度不關於



六典師儒之老不領於六官以爲事大體重道統之所繫屬在乎此耳故四代之學各釋奠於先聖先師卽其代之賢聖公卿當日作經垂世而道統在朝廷之上故也自孔子出而後之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惟孔子與其弟子則當日修定諸經而道統在師弟子傳授之間故也故曰尊孔子所以尊經尊廟學所以尊道統也苟徒以文是尚而不知說經所以明道尊經所以尊道統之義將文之詭於道而淫於辭使學者爲玩物喪志之具其敢濫予哉若夫廟樂之制

几筵之位薦獻之儀從祀之數凡典禮之所以事聖人者自漢亂於開元以後未有覺其非者朱氏濂廟堂之議信矣身遭聖明而其言齟齬不入惜哉嘉靖中張氏璉奏筭改定雖不備不全而大體略正天子猶皮弁而入學焉至若古者養老造士講禮選俊以及享帝右祖軍師獄訟咸會學校之深意所以著明於經法而引繩於孔子修定之義者槩未之及焉於今日能無厚望哉輯廟學之文於說經之後微情其在斯乎







